

從漢字文化共同體到民族國家：台灣和越南之比較研究

蔣為文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1. 前言

越南與台灣一樣，均曾被中國統治過。

越南曾受中國一千多年的直接統治(公元前 111-公元 939)，其後雖然脫離中國的統治而獨立，卻仍與中國維持一定的藩屬關係。這種藩屬關係一直維持到 19 世紀後半期法國的介入後才開始有變化。法國統治了約一百年後，越南民族主義領導者胡志明才於 1945 年宣佈越南獨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至於越南東北邊的台灣呢？從中國來的鄭氏政權，於 1662 年正式佔領、統治台灣。接著 1683 到 1895 年台灣由中國清朝統治。之後，1945 年到目前(2006)，台灣再次被中國來的政權「中華民國」統治。

若由 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切入，在漢字文化圈裡，19 世紀以前皆有一種以中國為中心、透過漢字所形成的「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an imagined Hanji cultural community)。¹此種「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或多或少都影響到這個文化圈成員後來對於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族想像建構。

在中國，他們利用「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作為他們近代「中華民族」或「中國國族」的想像基礎。那些跳脫「漢字共同體」的舊成員，例如：越南、韓國²、朝鮮³ 和日本，皆重新建構以自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想像。若談到台灣，它仍處在「漢字共同體」的邊緣徘徊，這現象當然就反應在政治上的獨、統紛爭。

無論台灣與越南是自願或是被迫，他們皆經過「中國國族想像」的時期。對越南而言，此時他們早已徹底解構「中國國族想像」、脫離「中國想像共同體」，成功地重建「越南想像共同體」。但是對台灣而言，國內各族群對中國仍有程度

¹ 所謂的漢字文化圈是指曾用或者仍在「漢字」做書寫系統的國家或者地區。例如：台灣、越南、朝鮮、日本、中國、香港、和新加坡(蔣為文 2005)。

² 指所謂的南韓。

³ 指所謂的北韓。

不一的想像與寄望。⁴雖然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隨著 1980 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的發展而有日漸抬頭的趨勢，但若要說「台灣國族共同體」已經完成“想像”，恐怕還要等上一段時間。

一個新的共同體何時才會建構完成需看它解構「舊共同體」的速度。

本論文的目的在探討台灣與越南之間，對於解構「漢字共同體」與「中國國族想像」的過程當中有何異同之處才造成現在這種不同的政治局勢。

以下筆者將針對越南與台灣被納入「中國共同體」、「漢字共同體」的歷史背景做介紹與分析。台灣讀者對台灣的歷史背景比較了解，所以介紹台灣的部分會較簡要，以便多出篇幅來介紹越南。

2. 越南

2.1. 越南的中國共同體時期

越南傳說中第一個國家名號稱為「文郎」(Vǎng Lang)，屬於越南的「鴻龐時代」(Hồng Bàng)，大約是公元前 2879-前 258 年；接下來公元前 257-前 207 年是由「安陽王」建立「甌貉」國(Âu Lạc)(Tran 1921:15)。

「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 年併吞六國、統一中原後，又繼續出兵征討「嶺南」，並在公元前 214 年併吞嶺南地區。⁵秦帝國在公元前 207 年分崩離析後，曾為秦效命的將領「趙佗」(越南話稱做 Triệu Đà)趁機會佔領嶺南，在公元前 204 年⁶建立「南越國」並以「番禺⁷」為首都(張榮芳、黃焱章 1995:56-68、陳國強等 1988:227-239)。公元前 111 年中國漢朝「漢武帝」出兵殲滅「南越國」，並於當地設「交趾部」分為九郡。其中三郡「交趾」、「九真」與「日南」相當於現今越南的北部和中北部地區(Tran 1921:47)。從那時開始越南第一次被中國納入版圖；這段歷史在當今越南主流史觀中稱為第一次「北屬時期」(Tran 2002:47)。⁸

⁴ 在此指原住民、客家、福佬和所謂“外省人”的新住民。暫時不包括近十多年來，來自東南亞、中國或者其他地區的新新移民。

⁵ 「嶺南」大概相當現此時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島和越南北部等區域。

⁶ 趙陀建立「南越國」的年代有不同的說法：越南學者陳重金(Tran 1921:39)、Do Duc Hung (2001:13)、《大越史記全書》(1697 版)的記載是公元前 207 年。

⁷ 相當現此時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⁸ 因為中國位於越南的北邊，所以越南人也用「北方」來表示中國。

「趙佗」到底算是中國人或是越南人？這個問題在越南也曾爭論過。⁹在我看來，趙佗在越南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就如同「鄭成功」之於台灣，都是將台灣/越南與中國連結在一起的先驅者。若不是要殲滅「趙佗」的“南越國”，漢武帝可能不會那麼快就將越南納入中國版圖；若非要殲滅“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清朝也不會那麼快就將台灣當作拓展版圖的目標。

自公元前 111 年中國漢武帝將越南納入中國版圖後，直到公元後 939 年這一千多年當中，除了少數短暫時間(公元 40-43 及 544-603)起義抗暴成功之外，其餘皆為越南被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此時期是越南被軍事、政治的力量納入中國共同體的階段。這個時期所講的「中國共同體」其實是「五服制」中那種以中國皇帝為中心的收編系統。這與 20 世紀以後具有 nation-state 觀念的共同體概念不盡相同。

在北屬時期，中國將漢字傳入越南。當時的漢字主要是用於行政與官員的文教訓練。當時推行漢字文教最有名的是交趾太守「士燮」(Sĩ Nhiếp)。士燮的祖先是「魯國」人，因為要避「王莽」造反的戰亂才到「蒼梧郡」(quận Thương Ngô)的「廣信」(Quảng Tín)地區。從魯國遷移來「廣信」到士燮那一代已經是第七代。士燮因為“治民有方”所以越南人尊稱他為「土王」(Sĩ Vương)(Tran 1921:53)。

在北屬前期兩百多年，越南人就算認識再多的漢字、再怎麼會讀書，終究無法謀個一官半職、分享統治權力。直到東漢末年「靈帝」在位(公元 168-189)時才有交趾本地人「李進」(Lý Tiên) 被提名做交趾刺史。李進和後來的「李琴」(Lý Cầm) 都是推行交趾人可以當官的重要人物。交趾人和中國人同時可以當官就是始於他們兩人 (Tran 1921:52)。

在中國統治時期，越南也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歷史上記載最早的起義是「徵側」(Trung Trắc)與「徵貳」(Trung Nhị)二姊妹。她們推翻漢朝駐「交趾」的太守「蘇定」，得到短暫獨立(公元後 40-43)。另外，尚有許多有名的起義事件，包括來自「九真郡」的女性「趙姬」(Triệu Âu)，於公元 248 年起義抵抗當時中國三國時代的「東吳」國，可惜並未成功。「李賁」(Lý Bôn) 在公元 542 年起義，並於 544 年建國號「萬春」、自稱「李南帝」，在位時間公元 544-548。李南帝以後分別由「趙越王」(公元 549-571) 和後李南帝(公元 571-602)在位；後來均

⁹ 作者與越南漢喃研究院阮光紅研究員的個人訪談。

被中國的梁朝併吞。中國唐朝時期有名的起義包含「馮興」(Phùng Hưng)領導的抵抗活動。「馮興」亦稱作「布蓋大王」(Bố Cái Đại Vương)，獨立時期為公元 791-802 年。為何稱作「布蓋大王」？這是因為她們使用漢字來記越南音；「布」(Bố)是「父親」、「蓋」(Cái)是「母親」之意。「布蓋大王」的時期是越南「字喃」(Chữ Nôm)開始萌芽發展之際。

2.2. 越南的漢字共同體時期

北屬之局勢一直維持到公元 939 年，越南人「吳權」(Ngô Quyền) 才利用唐朝末年大亂的時機脫離中國直接統治而獨立。話說雖然獨立，但越南依然必須定期向中國皇帝朝貢、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這種藩屬關係直到 19 世紀後半期才由法國取代中國成為新宗主國(SarDesai 1992:19)。

在越南脫離中國直接統治後的一千多年，越南模仿中國建立自我的封建社會制度與王朝。越南李朝(公元 1010-1225) 和陳朝(公元 1225-1400)期間由中國引進各式政治、文物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和「儒家思想」來鞏固越南朝代的封建基礎。換句話說，雖然越南不再受中國直接統治，但是中國對越南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SarDesai 1992:21)。難怪越南有名的歷史學家陳重金(Tran Trong Kim 1882-1953)感慨道「無論大人或小孩，去學校都沒學到越南史，單只學中國史。詩賦文章也需取材中國、受中國的價值觀左右...」(Tran 1921:8)。

因為引進「科舉制度」與獨尊「儒家」的緣故，越南各朝代繼續沿用漢字甚至將漢字當作唯一的正式文字。換個角度來看，漢字在越南的使用被合法化和正統化；這是造成漢字在越南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越南在借用漢字後發覺它無法完整表達越南的日常用語，所以民間漸漸發展出具有越南特色的「字喃」。所謂的「字喃」是指南方(相對中國來講)文字的意思；因為欠缺標準化，「字喃」亦可寫作「𠵼喃」或「𠵼字喃」等。早期的字喃主要是做為漢字的輔助工具，用來紀錄地名、人名、與地方特產等(Nguyen 1999:2)。在累積幾百年使用的經驗後，於 13 世紀才有字喃的文學作品出現，¹⁰ 並於 16 至 18 世紀之間達到高峰。¹¹ 字喃的使用者主要是打赤腳的平民、落魄文人、僧侶、

¹⁰ 根據現存之文學作品年代所論斷。

¹¹ Hâm Nguyen Thanh Xuan 個人訪談。

與少數有強烈民族意識的精英。一般而言，字喃主要使用於紀錄民間口傳文學、創作純越南話文學、翻譯佛經、替漢字作注音、註解(Nguyen 1999)。

雖然在「布蓋大王」時期就出現「字喃」，且自 10 世紀以後，有越來越多「字喃」出現，但是「字喃」不但沒有受到當權的越南朝廷支持，甚至遭受來自國內與國外(中國)的打壓。為何會有此“反本土”現象呢？可以做以下幾點因素來分析：

第一，受中國漢字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因為漢字在中國是唯一的文字正統，而越南又奉中國做宗主國，以致越南各朝廷不敢侵犯漢字的正統地位。換個角度來看，越南各朝廷用「接受越南被納入漢字文化共同體」做為交換他們政治上獨立的條件。以此時台灣的用語來說就是「政治越南、文化中國」！這種現象在此時台灣的政治界、文化界也是非常普遍，就是所謂的「政治台灣、文化中國」！許多台灣派的政客、文化人雖然平時會使用台灣母語，不過真正到了正式場合、制定文化政策時，卻認為台灣語文無法「登大雅之堂」、將母語棄之如敝屣。

第二，受科舉制度束縛之故。因為越南各朝代都把漢字當做正統、也將其列在科舉考試中，所以那些想通過考試以當官的人就不得不學。當這些人考試入取、功成名就後，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當然就繼續擁護漢字的正統地位。這就和此時台灣人所遭遇的情形相同，那些經由中華民國的中國語文教育出來的上層精英、政治人物、作家、老師都是「中文」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少數例外，要叫那些中文既得利益者支持使用台文，恐怕遙遙無期。

第三，字喃先天的文字結構缺陷。字喃主要是按形聲的方式，結合 2 個漢字(1 個表音、1 個表意) 成為 1 個新的字喃字。字喃除了繼承漢字本身的缺點，又衍生出層出不窮的問題。例如，台語的「字」在字喃中寫做「𣎵」；「年輕」寫做「𣎵」。「𣎵」在越南話發音/tre/；「𣎵」中的「𣎵」(漢越音/le/)用來“暗示”𣎵的發音，「小」用來表示「年輕」的意思。由此可知字喃其實遠比漢字複雜、不好學。一般而言，要讀懂字喃，就要先懂漢字。因為字喃複雜，且無標準化，所以造成它推展上的困難，也讓那些擁護漢字者有藉口不推行字喃。

我們可以說，越南從 10 到 19 世紀當中，雖然在政治上脫離中國統治，不過文化上依然被納入「漢字文化共同體」之中。

2.3. 越南的越南想像

蔣為文 2006「從漢字文化共同體到民族國家：越南和台灣之比較研究」，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6 年 4 月 27-28 日，台南，成功大學。

越南人之所以可以跳脫「漢字文化共同體」，這與法國在 19 世紀後半期之後介入越南--中國有關係。

公元 1858 年，法國利用傳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聯合西班牙軍艦向越南中部的岬港(Đà Nẵng)出兵(Tran 1921:516-517)。越南末代朝廷「阮朝」敵不過法軍，爲了求和只好於 1862 年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割讓南部「嘉定」、「邊和」、和「定祥」三省給法國(Tran 1921:523)。當然法國並沒有因此滿足，又繼續侵佔其他各省，最後於 1885 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遭受法國襲擊時也曾向中國求援，不過當時的中國已經自身難保，無法有效阻擋法軍的侵略(龍章 1996)。最後中法雙方於 1885 年簽定「天津條約」協議停戰。條約當中，中國正式放棄對越南的宗主國地位且承認越南改由法國保護(Tran 1921:577)。

法國殖民者統治越南時，認爲中國是法國與越南之間的第三者，對法國統治越南有潛在的威脅。若要將越南和中國永久劃分，就要將銜接兩國文化的臍帶切斷。因爲越南長期以來都將中國奉爲宗主國也透過漢字學習中國文化與價值觀，假使讓越南人繼續使用漢字就等於是讓越南保持與中國的親密關係。所以法國認定連接越南、中國之間的那條臍帶就是「漢字」。爲了讓越南斷絕與中國的關係以便親近法國，非將漢字除掉不可 (DeFrancis 1977:77)¹²。法國人想出來的策略是用「羅馬字」取代漢字。他們認爲若越南人可以接受羅馬字，這樣一來要再進一步讓越南人接受「法文」的可能性就愈高。法國人所推行的羅馬字就是在 17 世紀經由傳教士傳入越南，在越南教會界使用兩百多年的羅馬字(蔣爲文 2005a、2005b)。

雖然法國殖民者推行羅馬字的最後目的是推廣法文，不過在無形中卻提供越南羅馬字初期成長的養分。例如，法國殖民者將羅馬字列入學校課程，接下來於 1865 年由官方發行第一份的羅馬字報紙「Gia Dinh Bao」(嘉定報)；越南羅馬字也由此時開始稱作「Chữ Quốc Ngữ」(國語字)(Vien Van Hoc 1961:22)。「嘉定報」與台灣 1885 年出版的第一份羅馬字報紙「Tâi-oân-hú-siáⁿ Kàu-hoē-pò」(台灣府城教會

¹² 譬如 1866 年，1 個法國殖民地行政官員 *Paulin Vial* 在一封信中提到“From the first days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a barrier between us and the natives; it is the only one which can bring close to us the Annamites of the colony by inculcating in them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isolating them from the hostile influence of our neighbors” (quoted in DeFrancis 1977:77)。

報)一樣，具有帶頭普及羅馬字的貢獻。另外一個推廣羅馬字的例子是，南部總督在 1882 年簽定一份規定所有越南話的公文要使用羅馬字寫的議定(Vien Van Hoc 1961:22-23)。此外，法國人爲了打破「科學制度」對漢字的保護，於 1915 年與 1919 年分別廢除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科學考試(Nguyen 1998:48)。

雖然在法國殖民者的推行之下，越南羅馬字在 19 世紀後半期比以前更爲普遍，不過就整體而言，推行效果仍舊很有限(DeFrancis 1977:69)。羅馬字的推行要從 20 世紀初後在越南本土民族主義者的鼓吹之下才有明顯的進展(DeFrancis 1977:159)。這原因是在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氛圍之下，凡是用外來的羅馬字就會被當做是倚附外來政權的行爲。不過在越南民族主義者感受到羅馬字簡單好用、是教育民眾的好工具後，他們就化解對羅馬字的反感，將羅馬字本土化、做爲對抗外來統治的利器。

在 1900 年以前，越南的文人、官員以爲即使越南在政治上受法國控制，仍然可以維持文化與精神上的獨立。但是新一輩的改革派注意到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教育與文化衝擊之危險性；他們對於那些巴結法國人的官員、貴族感到心灰意冷，也擔心成爲「亡國奴」。所以這些越南官員大概分作三類：第一是與法國統治者合作；第二是乾脆隱居起來，作消極抵抗；第三是積極反抗法國殖民統治(SarDesai 1992:14)。

基本上，越南的民族主義運動於 20 世紀初開始蓬勃發展起來。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法國西式教育的影響。雖然殖民者提供的是一種不完全的殖民教育，不過讓越南人透過這個新式教育可以比傳統教育有更多的機會來接觸「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主」與「科學」等新觀念。第二，20 世紀初民族主義潮流的影響。超過 10 萬的越南人法國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替法國做軍伕時，對當時的民族主義熱潮有很深的印象。加上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發表民族自決的聲明，也成爲各地民族運動很大的鼓舞動力。

20 世紀初鼓吹羅馬字民族主義運動的頭一個代表性團體算是「東京義塾」。¹³「東京義塾」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 1920 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兩者的差別是台灣文化協會並不注重羅馬字、單只倡導漢字白話文。這個差異剛好造成羅馬字在台灣和越南有不同的發展命運。

¹³ Hām Nguyen Quang Hong 的個人訪談。有關「東京義塾」，亦可參閱 Marr (1971:156-184)。

「東京義塾」的成員主要是一些留學日本的越南知識份子。他們於 1907 年在首都「河內」(Hà Nội)設立「東京義塾」學校，藉以傳授西方思想與科學新知等。他們認定若要達成啓發民智的目的，非透過羅馬字不行。所以「東京義塾」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普及羅馬字；他們欲透過羅馬字來教育民眾、讓大眾有知識可以對抗法國殖民統治。「東京義塾」雖然成立不到一年就被法國殖民者強迫關閉，不過他們的主張卻在知識份子之中普遍獲得認同與支持。在他們的影響之下，「推廣羅馬字」成爲越南民族主義者的普遍主張與推動要點，也引起一陣興學、辦羅馬字報紙的風潮(Vuong & Vu 1980:20-32)。根據估計，到 1930 年爲止，全越南約有 75 種羅馬字報紙(Hannas 1997:86)。

雖然羅馬字在越南民族主義者的推行之下有很大的成就，但這並不代表羅馬字在當時已經完全取代漢字。在 1945 年以前，「越南話」和「越南羅馬字」相對法文與漢文而言仍然被看輕，尤其是被保守派的知識份子和官員更加看不起。舉例來說，有一個越南的政治人物名叫 Ho Duy Kien，於 1931 年「交趾支那殖民地會議」討論基本教育時指出，越南話與在法國的 *Gascogne*、*Brittany*、*Normandy* 或者 *Provence* 所發現的“土話”一樣是沒有水準、礙眼的語言，若是要將越南話提昇到像法國話或者中國話的水準，要花 500 年的時間(DeFrancis 1977)。

羅馬字的地位在 1945 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後才進一步提升爲國家唯一的正式書寫文字。胡志明於 1945 年 9 月 2 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後，新政府在 9 月 8 日又立即宣佈全面推行羅馬字的教育政策。根據估計，1945 年全國識字的人口大約有 20%；在全面推行羅馬字後，於 1953 年已經提升到 70% (DeFrancis 1977:240)。

總而言之，越南可以從漢字、字喃成功轉換爲羅馬字的原因不勝枚舉，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外在」與「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是指越南在長期受中國與法國殖民統治之下，打算利用越南羅馬字做爲文化獨立的基礎、以便進一步保障民族政治的獨立。在 40 年代，日本軍爲了侵略中國而出兵到越南，打算將越南做爲攻擊中國西南地區的根據地。對中國來講，派軍隊進入越南以便掃除日軍的根據地是有必要的。不過對當時仍然佔領越南的法國而言，他們擔心中國軍隊若又舉兵進入越南會鳩佔鵲巢、甚至會將越南又奪回中國的手中。對越南的領導人來講，如何利用各國的矛盾好讓越南得以

獨立是首要之事。胡志明對中國相當了解，他也擔心中國利用掃除日軍做藉口進而佔領越南。所以他的策略是一方面阻擋中國軍隊進入越南(蔣永敬 1971:107)，一方面策動反中國的運動(蔣永敬 1971:228-240)。在此情勢之下，羅馬字無庸置疑的成為確保政治、文化獨立上的最佳選擇。

1945 年日本投降，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台灣和越南北部(北緯 16 以上)，同時越南南部是由英國代表接收(Le 2001:10; Bo 2003:69; 楊碧川 1998:103)。當時蔣介石派「盧漢」的軍隊 20 萬兵進入越南河內。蔣介石的軍隊一進入河內，與那些來台灣的軍隊同一個樣，軍紀極差，例如吃霸王餐、坐霸王車，而且還將傳染病帶入越南。¹⁴蔣介石佔領越南北部時要求越南必須負擔所有軍糧的開銷、同時還扶持「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與「越南革命同盟會」(Việt Nam cách mạng đồng minh hội)欲干預越南的政治(Le 2001:10; Bo 2003:76-77)。胡志明曾旅居中國、也曾被中國國民黨關在監獄達 13 個月，所以他對中國人的侵略企圖很了解。他曾說：「與其一輩子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暫時聞法國人的臭屁算了」(楊碧川 1998:105)。胡志明見狀，擔心蔣介石在越南的勢力越來越龐大，所以用計讓蔣介石離開越南。他於 1946 年 3 月初 6 與法國代表 Sainteny 簽訂「六三協定」(Hiệp định sơ bộ 6-3)，內容包含：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是「France 聯合」的一部份，享有獨立的政府、國會、軍隊與財政；越南政府同意法國 1 萬 5 千名軍隊進入北部以便撤換掉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而且這 1 萬 5 千名法國兵需在 5 年內內撤退(Bo 2003:78)。胡志明就是利用法國與國際局勢逼迫蔣介石退出越南。當蔣介石退出越南時，胡志明同時又準備與法國的游擊戰。這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故事，也在當前越南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皆有記載(Bo 2003)。何以同樣是被聯軍代表接管，最後卻有不同的下場？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就是沒有這種對中國的戒心才會造成目前的局面。

內在因素是指反封建、反知識壟斷的廣大需求。誠如胡志明所言，如何讓廣大無受教育的群眾有新知識好讓國家富強是首要之事(Ho 1994:64-65)。在 19 世紀以前的越南封建社會中，他們唯一外來的主要威脅是中國；在那種情形之下，採用漢字雖然會造成多數的低下階層成為文盲，不過如此一來不但可消除中國的侵略慾還可以滿足越南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然而 20 世紀後，越南需要應付的對

¹⁴ 與越南老兵、名作家「黃進」(Hoàng Tiển) 的個人訪談。

象不只中國而已，還要應付接踵而來的西歐與日本帝國主義。字喃雖然有越南民族特色，但是過於複雜且難學習。對照之下，簡單、好學的羅馬字就成為啓發民智、對抗外來統治的最佳選擇。雖然胡志明於 1945 年就宣佈越南獨立，不過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而且引起法國『捲土重來』的攻擊；最後又有美國介入南北越內戰。可以說自 1945 到 1975 年之間越南都是屬於戰亂的時期。戰亂時期並沒有多餘的資源可以做為識字的教育。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羅馬字當然是最好的選擇。越南的民族主義領導者在覺悟到時代的變遷後，當機立斷決定採用羅馬字。在掌握到“多數民眾是文盲、只有少數既得利益者看懂漢字”的情形之下，用全國的力量來推行羅馬字，當然就立見效果。¹⁵

3. 台灣

台灣的「共同體」歷史經驗剛好與越南相反。在 17 世紀後半期台灣從世界的一部份被納入漢字文化圈之中；雖然日本於 1895-1945 這段期間介入統治台灣，不過它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的幫助很有限，致使蔣介石軍隊在 1945 年代表聯軍接收台灣時有辦法用漢字文化圈的特色製造中國共同體的假象。

3.1. 從世界的一部份到漢字文化共同體

1492 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代表歐洲人第一次航行到美洲大陸；幾年後，葡萄牙的航海人達伽瑪 (Vasco da Gama) 於 1498 年經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 開啓歐洲到印度的新航線。15 世紀的結束剛好是新航線、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在亞洲，隨著新航線時代腳步而來的是西歐的傳教活動、國際貿易和殖民主義。

荷蘭人於 1579 年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建立荷蘭共和國，之後與英國逐漸形成當時新的海上霸權。荷蘭人於 17 世紀初原本要佔領澎湖以作為和中國買賣的據點，因為中國明朝強烈的反對和抵抗，宣告失敗。後來中國和荷蘭達成停戰協議：荷蘭要退出明朝統治之下的澎湖；荷蘭若是要佔領不屬明朝的台灣，明朝並不會干涉(史明 1980:58)。因此，荷蘭人於 1624 年“轉進”台灣，在沒有中國兵的抵抗之下，輕而易舉就佔領了台灣。

¹⁵ 一般而言，“要求已經會某種文字的人學習新的文字系統”比“給不識字的「文盲」去接受新文字系統”更困難。例如，Stubbs (1980:72)就指出當初美國的英文拼字改革沒有成功的主要關鍵就是民眾不改變舊習慣。

在荷蘭人來到台灣之前，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天下。因為台灣原住民在當時並沒有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組織，以致無法有力抵抗荷蘭人的入侵。

荷蘭人在台灣除了經貿考量之外，也從事基督教義的推廣(Campbell 1903:vii)。他們替台灣平埔族設計羅馬字的文字系統、印教義冊、又於 1636 年設立第一間用平埔族「新港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Campbell 1903:147; Heylen 2001;林玉体 2003:20)。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學校教育系統。雖然此系統稍嫌“不健全”、功能有限，不過它提供了當時台灣與世界接軌的媒介(蔣為文 2005d)。

Anderson (1991:37-46)分析說「出版」、「宗教改革」和「當地母語的出頭」是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若照這種觀點來看，當時荷蘭人若沒有於 1662 年將台灣讓給鄭成功，「新港語」的出版與教育有可能越趨重要，甚至「新港語」可能形成台灣平埔族之間的共通語、扮演以平埔族為主體的台灣民族意識的催化劑。

可惜台灣平埔族透過新港語想像命運共同體的時間不夠長，就因為中國明朝遺將「鄭成功」於 1661 年領軍進攻台灣而中斷。

鄭成功就類似越南歷史中的趙佗，是透過軍事、政治將台灣往漢字文化圈推進的先驅。在鄭氏王朝(公元 1662-1683)統治台灣時期，他們推行漢字、儒學、設立科舉制度(林玉体 2003:37)。台灣因此被歸類於漢字文化圈，一直到 1895 年清國割讓台灣給日本。

在漢字文化圈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官方在文教、行政、正式場合一定是用漢字文言文書寫；不過在民間，他們有可能修改漢字、或者造新文字以便配合他們的口語(蔣為文 2005c)。這在無形中就形成一種「高低文字」(digraphia¹⁶)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早期的越南就是漢字(高階文字)vs.字喃(低階文字)。若談到台灣，早期民間亦有出現類似字喃的文字，在此我們將它統稱為「歌仔冊文字」。

漢字文化圈就是利用漢字文言文做為共同的想像凝聚體。民間發展出來的「字喃」或者「歌仔冊」雖然分別對越南、台灣的個別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

¹⁶ Dale (1980: 5)將 digraphia 定義做 “the use of two (or more) writing systems for representing a single language.” DeFrancis (1984: 59) 定義做 “the use of two or more different systems of writing the same language.” Chiung (2003:9) 將他們的定義修改做 “the use of more than one writing varieties to serv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al tasks within a society.”

有幫助，不過因為官方的打壓及本身的文字缺陷(難學、難讀) 卻無法發揮類似羅馬字在歐洲帶動近代西歐國家國民文學、國民意識形成的貢獻。總而言之，漢字文化圈中有兩種力量：其一是透過漢字文言文建構起來以中國皇帝為中心的中國吸引力；另外一種是透過「字喃」或者「歌仔冊」諸如此類以在地為中心的本土化力量。漢字文化圈當中的成員是否有辦法脫離中國以形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就要視這兩股力量如何角逐。

越南近代因為有外力的介入，協助他們切斷透過漢字文言文連起來的那條越南與中國之間的臍帶。又因為法國推行羅馬字讓越南「誤打誤撞」得到改善越南語書寫效率的工具來提升本土化力量。所以越南有辦法於 20 世紀解構漢字共同體，走向民族國家的建構。

台灣雖然於 19 世紀末也有外力介入，不過因為佔領台灣的「日本」本身也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所以對台灣欲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幫助並不大。若 1884 年當時清國與法國之間為了越南宗主權歸屬問題所發生的「清法戰爭」(中法戰爭)延續下去，且法國同時佔領台灣與越南，如此一來台灣的近代史就要改寫、而且台灣有可能用「白話字」(Peh-oē-jī; 台語羅馬字¹⁷)取代漢字。

何以說日本統治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並沒有多大的幫助？雖然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就非常注重「脫華入歐」而且很重視語文改革和國民教育的重要性(Seeley 1991:136-142)。不過，日本的語文改革只明顯提升假名的使用比例，並沒有完全廢除漢字。為何日本沒有完全廢除漢字呢？因為自 1931 年日本發動「滿州事件」開始全力入侵中國東北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氣勢如虹。他們為了紀錄所佔領的中國地名與人名上的實質需要，而反對廢除漢字(Gottlieb 1995:75-88; Seeley 1991:147-148)。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雖然一開始就有打算推行日本話，但他們對漢字的態度仍稱不上是敵視。日本總督甚至經常舉辦漢詩聯吟大會，招攬台籍文人來官聽吟詩作對以利拉攏台灣人與日本人間的距離(施懿琳 2000:186-187)。日本人就是利用漢字文化圈中漢字的「剩餘價值」來做為軟化台灣人反抗的工具。這與法國人將漢字當作破壞法國、越南關係的第三者有完全相異的觀點。

¹⁷ 詳細請參閱蔣為文(2005a)、董芳苑(2004)。

因為日本政府對漢字並不排斥，¹⁸再加上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使用羅馬字來做台灣話文的書寫工具亦不重視，以至於台灣失去用羅馬字取代漢字來切斷與漢字文化圈關係的機會。譬如說，日據時期最積極推行羅馬字的蔡培火，於 1924 年同化會正如火如荼進行時建議推行羅馬字卻不受重視；蔡於 1931 年對日本官員「伊澤多喜男」遊說使用羅馬字也得不到支持的回應(張漢裕 2000:19-20)。

3.2. 台灣的中國共同體

公元 1945 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台灣與越南北部。為何當時的台灣人會出現所謂“歡迎祖國”的現象？若要說那是歡迎祖國“中國”，不如說是一種對漢字文化共同體的寄望。

前文曾提到，台灣雖然經過日本統治，不過台灣並未完全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雖然台灣仍有漢字文化共同體的特色，不過那又與蔣介石所想像的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共同體不完全雷同。蔣介石將此差異性怪罪於台灣人受日本的奴化，卻沒有認清「漢字文化共同體」與「中國共同體」原本就是 2 個不完全相同的層次。因為文化的差異，加上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壟斷，才引起台灣 1947 年的 228 起義。

因為 228 起義的教訓，台灣人才覺醒到台灣與中國是相異的 2 個個體。蔣介石也因此體會到必須徹底對台灣人實行中國化政策才有辦法穩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生存空間。蔣介石就一方面利用台灣原有的漢字文化共同體特色，例如使用漢字、崇拜儒學、過舊曆年、中秋、清明等，將他們轉換做中國共同體的想像基礎；另外一方面就盡力斬斷台灣本土化的根，譬如禁止講台灣語言、禁止使用羅馬字。透過出版品、媒體宣傳與大中國的教育系統，台灣在短時間內就建立以中華民國為基礎的中國共同體想像。

這個中國共同體雖然於 1980 年代以後遭受嚴重的挑戰，不過至今以台灣為主的想像共同體仍尚未完成。雖然本土政黨「民主進步黨」於 2000 年執政至今已 6 年，不過台派與中國派選舉對決仍是各持一半，甚至還有人跑到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反對台獨。為何以台灣為主的運命共同體仍無法形成主流？這大概有下面幾點原因：

第一，台灣自古以來仍不曾成功建立自己的國家或者王朝、欠缺一個光榮的歷史記憶。對一個社群來講，曾經有共同的歷史經驗是喚醒成員的集體記憶以進

¹⁸ 一直到 1937 年台灣總督才禁止使用漢文(葉石濤 1993:59)。

蔣為文 2006 「從漢字文化共同體到民族國家：越南和台灣之比較研究」，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6 年 4 月 27-28 日，台南，成功大學。

一步一起行動來達成社群的共同目標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為何在清國統治台灣的歷史當中，所有的造反或者革命的領導者都要利用「反清復明」等諸如此類的口號來聚集群眾。可惜「反清復明」這種口號對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幫助有限。台灣也因為欠缺一個光榮的歷史文化，致使台灣對自己沒有自信，妥協性太強；就算台灣有出頭的機會，也會自動放棄機會。例如，二次大戰戰後蔣介石佔領台灣的這件事，台灣人竟然沒有人有胡志明那樣前瞻性的眼光要求中國撤軍。再者，2000 年以後台灣雖然換民進黨執政，不過對於教育台灣化、本土語言的栽培卻不重視、沒有明確的決策。各大學台灣文學系對台灣母語也不注重(蔣為文 2004)。

第二，台灣於二次大戰戰後有一批新移民加入，這些新移民的歷史記憶剛好和舊移民(台灣人) 的記憶出現矛盾的現象。那群新移民歷史記憶中對中國的嚮往與期望剛好是台灣人在砌造民族國家當中想要丟棄的一部分。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現象是台灣邁向正常國家很重要的課題。

第三，台灣人仍有強烈的漢字文化圈特色。許多政治台獨的人士雖然支持台灣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在文化上仍認為自己是華人、祖先來自中國。這種的獨立方式其實是「二個中國」、或者「藩屬國」的獨立模式，與日本接收台灣以前所成立的短命「台灣民主國」一樣不會長久。台灣人應該加強國際化與恢復原住民南島語系文化的特色才有辦法跳脫漢字文化共同體的束縛。

5. 結論

越南與台灣都曾被中國統治過。越南從中國共同體、漢字文化共同體最終轉變到越南民族國家的建立。台灣一開始與中國沒有關係，最後卻被帶進漢字文化圈、甚至是中華民國的國族想像。

台灣有一句俗語說：「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句話主要在描寫清朝統治台灣期間，台灣人起義造反的次數不勝枚舉。雖然台灣人起義造反的次數很多，為何沒有起義成功甚至進一步建立獨立的王朝？這個原因不只因為清朝軍隊比起義的民兵更有組織，也因為當時的人尚未形成整合各族群(ethnic groups)的現代「台灣人意識」以共同對抗清朝或者其他外來統治者。此外，儒家思想與中國式士大夫教育是那時的社會主流，整個台灣或者中國社會不曾接觸當時西歐社會正在流行的民族國家概念，難怪起義的領導者都停留在封建觀念以寄望有一天可以登基作皇帝。譬如，1721 年有名的朱一貴起義。當時朱一貴在初期打贏清朝

軍隊時，短時間內就自封「中興王」，不過當他和一起打天下的客家籍領導人「杜君英」發生衝突時，沒有多久他就被清朝鎮壓下來。

總之，台灣若要成為現代的主權獨立國家就要加強本土化的教育與創造適合本土文化生存的體制，比如推行台灣母語、廢除漢字、改用台灣羅馬字等。同時亦要注意族群關係的發展，避免因為族群衝突而有少數族群聯合中國來制衡台灣。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3). New York: Verso.
-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2003. *Lịch Sử 12 Tập hai* [高中歷史高三第二冊].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 Campbell, Willia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reprinted in 199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Dale, Ian R.H. 1980. Digraph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6, 5-13.
- DeFrancis, John. 1977.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nam*. The Hague.
- DeFrancis, John. 1984. Digraphia. *Word* 35 (1), 59-66
- Đỗ, Đức Hùng. 2001. *Biên Niên Sử Việt Nam* [越南編年史]. Hà Nội: NXB Thanh Niên.
- Gottlieb, Nanette. 1995. *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Hannas, William.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eylen, Ann. 2001.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1624-1662). In Ku Wei-ying (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199-251.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Ho Chi Minh. 1994. *Ho Chi Minh: Selected Writings 1920-1969*. Hanoi: The Gioi.
- Lê, Mậu Hãn & Trần Bá Đệ & Nguyễn Văn Thư. 2001. *Đại Cươ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越南歷史大綱].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 Marr, David G. 1971.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Californi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Nguyễn, Q. Thắng. 1998. *Khoa Cử và Giáo Dục Việt Nam* [越南科舉 kap 教育].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 Nguyễn, Quang Hồng. 1999. Chữ Hán và chữ Nôm với văn hiến cổ điển Việt Nam [漢字、字喃 hām 越南古代文獻]. *Ngôn Ngữ & Đời Sống* 6(5), 2-7.
- SarDesai D. R. 1992. *Vietnam: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 Seeley, Christopher. 1991.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Netherlands: E. J. Brill.
- Trần, Trọng Kim. 1921. *Việt Nam Sử Lược* [越南史略].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Thông Tin. (2002 再印版)。
- Viện Văn Học. 1961. *Vấn Đề Cải Tiến Chữ Quốc Ngữ* [改進國語字 ê 問題].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 Vương, Kiên Toàn & Vũ Lân 1980. *Hội Truyền Bá Quốc Ngữ 1938-1945* [國語推展協會 1938-1945].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 史明 1980 《台灣人四百年史》(上冊) San Jose: 蓬島文化。
- 張榮芳、黃淼章 1995 《南越國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漢裕 2000 《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台灣史料中心。
- 施懿琳 2000 《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
- 林玉体 2003 《台灣教育史》台北：文景書局。
- 楊碧川 1998 《胡志明與越南獨立》台北：一橋出版社。

- 葉石濤 1993《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
- 董芳苑 2004〈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 p.289-324。
- 蔣永敬 1971《胡志明在中國》台北。
- 蔣為文 2004〈收編或被收編？—當前台文系所對母語文學及語言人權態度之初探〉, 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 12 月 18-19 日, 台東大學
- 蔣為文 2005a〈台灣白話字 hā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語言認同與去殖民》p.88-116.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 2005b〈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語言認同與去殖民》p.188-201.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 2005c〈漢字文化圈 ê 脫漢運動〉《語言認同與去殖民》p.2-22. 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 2005d〈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語言認同與去殖民》p.26-42. 台南：成功大學。
- 陳國強、蔣炳金、吳錦吉、辛土成 1988《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龍章 1996《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